

李子民退休了。  
在当了4年知青,3年工人,4年大学生,5年科员,3年副处长,5年处长,4年副局长,5年局长,6年副市长和1年半巡视员之后,李子民退休了。

办完退休手续后,李子民深深呼出一口长气,活到60岁,好像第一次感受到无官一身轻的轻松。现在,他算是彻底自由了。想想一辈子都在忙忙碌碌,此刻真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。现在,他要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了。他也要过一过闲云野鹤的生活。

若问,以前工作那几十年,不是李子民自己选择的吗?不是,还真的不是。在选择工作这件事情上,李子民没有发言权,一次也没有。下乡插队,就不去说了吧,毛主席一挥手,全国的“老三届”就都下去了,下去当农民,不好说是李子民的选择吧?3年后回城,也不能说是李子民的选择,哪个知青不想回城?至于回到城里以后干什么,李子民也没有选择权。恢复高考上大学,倒是李子民自己的选择,可那是普天下所有知青的共同心愿,不能算是个人选择。而且,因为年龄偏大,最后被“调剂”的大学,也不是李子民想去的。大学毕业后进政府机关,是组织上“分配”的,李子民事先并不知道自己的去向。至于接下来的一步步“高升”,顺理成章罢了,李子民又没有去买官要官,也不能硬说是李子民的选择。

现在,退休了,李子民可以随心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了。可是,李子民很快发现,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。刚退下来时,有人建议李子民带着夫人出去旅旅游,李子民就带着夫人五大洲四大洋地出去转。连续在外面漂泊了两个月后,他们来到了夏威夷。站在大海边眺望着远处的大海,李子民问夫人:“你在想什么?”夫人说:“我想回家。”李子民说:“我也想回家,在外面心都飘散了。”那次,他们没等登上美国本土,就直接飞回来了。

回到家里,夫人跟李子民说,其实她特别不喜欢出去旅游,就喜欢安安静静地在家里待着。李子民也老老实实地说:“我也不喜欢出去旅游。”两个人一拍即合,不再出去旅游,开始安安静静地在家里待着。

在家的日子里,李子民也会跟着夫人出去买菜,做饭的时候也会凑过来搭把手。夫人看出了丈夫的寂寞,怕他再憋出病来,另一位副市长退休后就得了抑郁症,夫人心里有点害怕。李子民稍一发呆,夫人就会小心翼翼地问:“老李,你没什么事儿吧?”李子民也看出了夫人的担心,安



慰她道:“我身体棒棒的,会有什么事儿?你放宽心就是。”夫人提议说,要不,我们到孩子家去住住?李子民连连摆手,说不去不去,去了更没了自由,还不如在自己家里憋着舒服。夫人说:“要不,你也出去跟人打打麻将吧!”李子民说:“我已经沦落到那种地步了吗?”夫人就不响了。

就这样,两年过去了,李子民似乎老了不少。其实,李子民也不是没想过出去找点什么事干。他是学机械制造的,还有在工厂当工人的实际经验,出去应该还能找点什么事干吧。为此,他还偷偷去看了一次机械工具展。看后的观感,可以用大惊失色来形容。当他看到一个日产电钻的操作表演时,竟惊得半晌没说出话来!

回到家里,李子民一夜没睡着。他心里很苦,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再“出山”的任何可能啦。别说现在本市已经没有什么制造工业了,即便有,他能去干什么呢?去添乱吗?唉,都说闲云野鹤好,可谁知道闲云野鹤的苦!

一天,李子民选了一条背静的街道散步,路上却被一个女人认出来。李子民也认得这个女人,但叫不出名字。那女人一见是李子民,欣喜地叫道:“李市长?是您!”李子民停下脚步,说:“你是一——”女人说:“我是办公室的金雪花呀!”李子

## 新作品

## 退休

徐振清

民有点想起来了:“哦,是小金。”金雪花说:“哎呀,还小金哪,我也退休了。”李子民道:“怎么,你也退休啦?”金雪花说:“我是刚刚退的,上个月我就满55周岁了。”李子民心里感慨时间的无情,嘴上说了句“小金,你还是那么年轻”,便继续往前散自己的步。金雪花却拉住李子民,热情地邀请道:“李市长,我看您现在也挺清闲的,您来参加我们的老年合唱团吧!”李子民说:“我哪会唱什么歌呀?”金雪花说:“没事儿,大家在一起就是图个高兴!”李子民推脱道:“真的不行,我不会唱歌,怕再搅了你们。”金雪花坚持说:“合唱没事儿,跟着唱就行。”李子民还是不应答:“小金,我没有文艺细胞,就不参加了吧!”

不想没过几天,金雪花竟来李子民家喊他了,还说了一句“重话”:“李市长啊,退下来就要和老百姓一样,要放下架子!”李子民心里有点不快,但夫人却站在金雪花一边,也劝李子民去唱歌团,说出去跟大伙一块活动活动好,总比一个人憋在家里强。李子民几乎是被金雪花硬拉去老年合唱团的。

李子民一走进老干部活动中心的活动室,就被一些人认出来了,并带头给他鼓掌,喊“欢迎李市长参加我们合唱团!”合唱团指挥是个女的,抢

地铁摇晃声中,我耳畔响起了吵嚷声。“我说你拿不上几分吧,亏你还是博士。”一个挺有磁性的声音说。另一位显然不服:“这种低智商的游戏,有什么价值!”声音细细的,不用猜就知道是一介书生。“算了吧,博士生连这都不会,丢人吧!”磁性男咄咄逼人。“哎哟,我的大主任,你不是也答不上几题吗?还笑话我!”细声男也反唇相讥。“你是博士呀,你博士都不会,谁会?!”磁性男继续紧追不舍。“我是博士,你还是主任呢!也是两平方公里的诸侯呢,连这个也不会,6万多居民都跟着喝西北风呀!”博士男声细,但分量并不轻。

我听着耳熟,循声望去,那边紧挨着坐的竟是同学老刘和老龙!老刘是一所艺术院校的毕业生,嗓音天生富有特色,可他不留恋聚光灯下的舞台,好多年前考入了公务员队伍,一路顺畅,现在已是街道办的副主任了。而老龙更是有趣,工程类专业的毕业生,留校任教,也混了一官半职,这一次竟被派到老刘所在街道挂职半年。他们在中学同窗时就爱斗嘴。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。如今凑在一块,又开始针尖对麦芒干上了。

老刘和老龙此时也瞥见了。这周末地铁上的邂逅,令大家都挺开心的。

“你们俩争吵什么?”我翘腿翘起地走近他们,他们想让座,我制止了,并好奇地问道。

龙博士诡笑道:“你也来做做这个游戏,我看你这个专业人士,能得多少分?”老刘也在一旁撺掇。他们像找到共同的猎物一样,迅速结成联盟,“哈哈,我看明大人有多大能耐!”坏笑,眼角里闪过一丝顽皮。

龙博士发到我微信的是一则游戏,令我惊讶的是有关废物分类的内容,前几天就听同事说过,市有关部门制定了垃圾分类办法,还与某媒体推出了一个常识普及的游戏版,没想到超级难,他还开口向我发问,你说说,外卖餐盒属于哪种垃圾?10秒钟内回答完毕哦!我当时愣了愣,皱着眉,思忖了一会,说:“应该是有害物质吧?”同事立马回道:“错了!”我纳闷:“怎么错了?”“按照分类,它属于干垃圾!”同事回得很坚决。我眨巴着眼睛,一时回不过神来。后来,又是一连串的问题,都是关于废物处理的,大多答错了。怎么自己忽然也变成废物了?

这回,龙博士又出难题了:“你说,尿不湿是干垃圾,还是湿垃圾?”我笑着从容回答:“干垃圾呀!”“哟,可以。”“我再让你试一个。”龙博士服气了,老刘又上阵了:“毛绒玩具怎么归类?”老刘话音刚落,我就迅即应答:“可回收物呀!”“菌菇呢?”“湿垃圾呀!”“药品呢?”“有害物质呀!”“榴莲壳?”“干垃圾!”“废弃电脑?”“可回收物!”……

老刘和龙博士都目瞪口呆了,他们像盯着陌生人一般,上下打量起我来。我笑眯眯的,也不发声。终于,老刘先憋不住了:“可以呀,不愧是老城建局长,连垃圾分类都如数家珍!”

“你小子又嘴臭,自己不好好学习,还寒碜人!”我笑着戳了戳他的额头,其实自己也是后来反复操练了多少小时,才记住这些的。老刘也没避开:“连龙博士都答不上来,你不能再说不与时俱进了吧!”他嬉皮笑脸地说。

龙博士哼哼了几声:“你别老拿我做挡箭牌,你这大主任输得更惨!”“不过,”他转向我认真地说,“这种垃圾分类这么复杂,能够普及吗?”

“就是,我也正愁我这辖区怎么落实,前些

前几步来到李子民面前,热情地握住李子民的手,自我介绍说:“李市长,我是文化馆退休的赵美丽,退休后一直在这里教大家唱歌,太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了!”李子民虚应了几句,排练就开始了。

李子民立刻发现,自己太不适应这里的气氛了。一是,合唱团里绝大多数都是女的,剩下不多的那些男的夹在中间,看上去也很没有成色。二是,李子民受不了那种排练,一首歌要反反复复唱好几遍不说,还都是些老歌。什么《十送红军》什么《洪湖水浪打浪》什么《小小竹排》,都太老太旧了。李子民喜欢那种曲式深沉而悠长的、内涵丰富的歌曲。赵美丽的做派也让他看不下去,损下面的人就像损她自己的孩子似的,时不时就叫停,伸出一根手指头直直地指着对方的脸:“你、你、你——就说你哪,唱哪儿去啦!啊?!”赵美丽的这种做派,吓得李子民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了。金雪花怕李子民孤单,紧挨着坐到他身边,鼓励他大声唱出来,李子民还是不敢唱,好不容易熬了两个多小时,一散场,李子民便落荒而逃。金雪花在后面连追带喊,李子民头也没敢回一下。

后来,金雪花又来找过李子民两回,夫人也在一旁帮着劝,但李子民铁了心,坚决不去。

惊魂落定。静下来的时候,李子民也会想,自己这一辈子有个人爱好吗?想来想去,好像真的没有。小的时候家里穷,承担不起任何一项需要花钱的爱好。成人以后李子民马不停蹄、一路奔波,根本没有时间考虑个人爱好。哦,对了,有时,李子民倒是也会不自觉地哼出一两句京剧,但是据此,就能说李子民爱好京剧吗?不能。李子民不爱京剧,特别是那些老戏,他真受不了那咿咿呀呀的慢节奏、慢腔调。可是,那些年里,你不爱好,架不住硬往你耳朵里灌呀,而且一灌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,到后来,李子民好像真的有点喜欢上京剧了,想起来时,就会下意识地哼唱几句。像《我们是工农子弟兵》《只盼得深山出太阳》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》等唱段,李子民差不多都能唱全了。

这天,李子民哼唱“穿林海”时,忽然心有所动,他走出家门,竟鬼使神差般找到了京剧票友活动室。京剧票友活动室在向阳街社区后面,是一个足有200平米的大屋子。李子民走进去的时候,恰巧票友们正在休息。李子民就近俯身问一个人:“我在这里看一会你们的排练,行吗?”那人热情地说:“欢迎啊,老伙计,你也喜欢京戏?”他不说是京剧,说是京戏。一声老伙计,让李子民有一种飘落到民间的感觉,李子民点了点头:“有点喜欢。”那人问:“那,你都喜欢哪几出戏呀?”李子

民说:“我喜欢‘我们是工农子弟兵’、‘只盼得深山出太阳’,对了,还有‘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’。”那人一听,嘎嘎嘎地笑出声来,说:“老伙计呀,你说的这些都不是戏名,是唱段。”“哦哦。”李子民连连点头说,“我不懂,我不懂。”那人十分得意,继续诲人不倦道:“啥叫戏名呢?我给你说几出吧,比如‘三家店’、‘桑园会’、‘徐策跑城’、‘甘露寺’、‘秦琼卖马’、‘空城计’、‘定军山’、‘野猪林’、‘将相和’、‘三娘教子’、‘法门寺’……”李子民直听得睁大了两眼,更加云里雾里了。

后来要排练了,那人主动给李子民拉了把折叠椅,让他在后面坐着听。开始排练后,就有一个人站起来往前面走,边走边说,乐队要注意节奏,板眼跟着点演员,不能让演员找板眼。

李子民也看出来了,这个人是指挥。指挥走到前面,回过身来,一眼发现了坐在后头的李子民,叫道:“哎呀呀,是李市长!您也来捧场啦?谢谢!谢谢!”

李子民一时并没有认出对方。对方方便主动自我介绍道:“我是民政局的老田呀!”

李子民感觉对方好像有点面熟了,接话说:“啊,老田你好!我没事过来看看。”老田说:“别介意!啥叫没事过来看看?要经常来,天天来!我都退休8年啦,天天来这里唱戏,好不快哉!”又给下面的人介绍说:“这位是咱们的李市长,大家呱呱呱,欢迎李市长亲自参加咱们的票友会!”下面的人就呱呱呱地开始鼓掌,弄得李子民挺不好意思。他赶紧站起身来,转着圈给大家打躬作揖。

排练开始了。老田双手一挥,锣鼓家伙便齐声大作,那声音像重金属在撞击,震耳欲聋,好似把房盖也要掀开了,直震得李子民心惊肉跳。过去他也去看过几次戏呀,没感觉乐器这么响啊!可是,李子民稳稳坐住,没有即刻逃走,他知道,那样做太不成体统了。

李子民硬挺住坐在那里,票友一段一段的唱词,他一句也没听懂,因为没有一段是他熟悉的《我们是工农子弟兵》《只盼得深山出太阳》或者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》,连《海港》和《奇袭白虎团》里的唱段也没有。

好不容易等到排练告一段落,李子民赶紧起身告辞:“老田,对不住啊,我得先走一步了,老伴儿身体不好,需要我回去照料!”

老田宽容地说:“好。李市长欢迎您有空就来,国粹需要您这样的老领导扶持啊!”

李子民有点狼狈地逃离了京剧票友活动室。走在回家的路上,李子民想,我该怎么打发今后的岁月呢……

“就是呀。我肯定地说。  
“他在校读书,成绩很差,老师让我和他结对子,他傻乎乎的,什么都不行。后来总算读了一个技校,毕业后一直在物业公司工作。”龙博士也想起了李小华,有点不屑一顾地说道。

“是呀,他现在还是这副憨样,前些年,我到小区检查,他就像木头疙瘩一样,和我点了点头,什么话也不说。他们经理、副经理汇报得挺用心的,他就跟在边上,没一点用场。”老刘的记忆闸门打开了,滔滔不绝地说。

龙博士也插言道:“读不好书,干啥都不行呀!”

“你们先别说,就到阳光小区看看。”我打断了他们,认真说道。

下了地铁,走了几百米,就到阳光小区了。他们三人走进小区,在小区一隅,并排放着四个绿色的垃圾桶,整洁得恍如马路上的邮箱,上面各写着:有害物质、可回收物、湿垃圾、干垃圾的标识字样。正巧一位小朋友拎着垃圾袋走到那里,迟疑了一会,有些艰难地分拣起来。这时,一位衣着随便的男子飞快地走了过来,指点小朋友,将垃圾袋迅速处置完了。小朋友欢快地走了,回声说:“谢谢李叔叔。”那男子也回过身来,向他憨憨地笑着。那正是老同学李小华。他们走了上去,看见那几个绿桶上还贴着各种图案,显易辨别,而李小华的脸上,也缓缓地流淌着笑意,像是刚刚顺利地完成了一项任务。他向三位老同学点头致意。

龙博士先是喃喃自语:“这家伙,行呀!”

老刘也随之轻松喟叹了一声:“让他干这个,真是对路了!”

我笑着诘问道:“还说人家是小废物吗?”两人都哧哧地笑了起来。

那边,又有一位老妇人来倒垃圾,李小华在她身边又一——指点起来……



“小陈啊——”  
“局长,您睡醒了?”  
“睡醒了。慢点开,注意安全。”  
“放心吧,局长。”  
“驾驶证、行驶证、保险证、年审证、机动车尾气排放证都带着呢吧?”  
“都带着,在呢,局长。您再睡一会儿。”  
“睡好了。你是老司机了,我们聊几句不影响你开车吧?”  
“不影响,局长。”  
“小陈啊——”  
“哎。”  
“朱老师今天的课,我部分认同,部分不认同。”  
“哦?”  
“朱老师讲,‘没有规矩不成方圆,做什么事都得讲规矩,必须严格遵守规则’,这点我非常认同。朱老师又讲,‘规则是死的,人是活的,执行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’,这点我不认同。如果什么事情都可以灵活处理,那还要规则做什么?!”  
“嗯。”  
“小陈——”  
“哎。”  
“生活会上,有人说我做事机械、教条。我问你,我做事机械、教条吗?”  
“您非常讲原则。”  
“看看,我还是有粉丝嘛!”  
“局长,到您家了。”  
“小陈辛苦你了。城里离我老家不远,我就不留你吃饭了,明天下午4点准时来接我。”  
“好的,局长。”  
“娘,儿子回家看您来了。”  
“我正给你做饭呢。你是一局之长,工作忙,不用每周都回来看娘。芳丫头——”  
“娘,您叫隔壁的芳丫头做什么?”  
“家里没酱油了,请她帮我去小卖部买一瓶酱油去。”  
“娘,这个可不行!”  
“怎么不行?”  
“儿子当过劳动局局长,芳丫头才6岁,您请她买酱油,属于使用童工。使用童工是

非法的!”  
“使用童工?全村人不都是这样吗?家里缺啥了,让小孩跑个腿,不很正常吗?”  
“娘,全村人都是非法用工!别人我管不着,您是我的娘,您的儿子是局长,您得带个好头!”

“好!好!我自个儿去买。”  
“不用买了,将就一下吧。”  
“好吧。”

“娘,不使用童工,除了遵守国家用工政策,也是最大限度地保护我们自己。您想想,请芳丫头去小卖部买酱油,该有多少潜在的风险!假如她在路上摔倒了,假如她在路上被狗咬了,假如她在路上被车撞了,假如她在路上被坏人拐走了,她家里人肯定会来找我们扯皮,按规定都得由我们负责。”

“哎哟!”  
“怎么啦,娘?”  
“娘年纪大了,眼神不好,切菜切着手指了。快去叫芳丫头的爷爷来帮我处理一下。”  
“娘,不能叫芳丫头的爷爷处理!”  
“让芳丫头买酱油,你说使用童工,她确实还是个孩子,未满16岁,我也就算了。可是芳丫头的爷爷有医生执业证啊,怎么还不行?”

“娘,儿子当过卫生局局长,再说芳丫头爷爷跟我们是邻居,他的情况我清楚得很,他是牙科医生。”

“牙科医生怎么了?牙科医生就不能帮我贴个创可贴吗?”

“不行!娘,牙科医生只能给人看牙齿。给人包扎伤口,属于超范围执业,也就是非法行医!”

“那我撕一点火柴皮自己贴一下算了。这规则、那规则,我就不明白了,假如某人家着火了,别人来救火,难不成还得要证吗?”

“是的,娘,儿子现在是安监局局长,正是儿子管的业务范围。救火得有消防员证。无证救火是非法的!”

“假如救火的人无证,或者有证未带,那着火家的人不是要被火活活烧死吗?”

“娘,规则第一,其他第二。在规则面前,其他什么都不是,包括生命!”



天,街道就为此事争得不可开交,还在为派谁去落实伤脑筋呢!派博士去,博士说他自己都没搞懂呢!不中用呀。”老刘脸上晴转多云了。  
“你把我当废物啦!”  
龙博士鼻子哼哼了一声。  
“你们两人都是小官僚呀!我带你们去一个小区看看,就在你们街道的阳光小区。”我说。

“阳光小区?我已听说这个小区垃圾分类做得不错,正想去看看呢,哦对了,那个绰号小废物的中学同学李小华,不就在那家物业吗?”老刘想起了什么,眼珠子飞快地转动了几下。

